

# 毕淑敏文集

群众出版社

# 哑幸福

可憐一女子憔悴如故紙她無窮盡地向我推著生活的不公剛開始

我还有点儿不以为然很快就沉入她洪水般的哀伤之中了你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特别的倒霉女人尤多灾难好似一群鲨鱼闻到某人伤口的血腥之后就成群结队而来肆意啄食他的血肉直到将那人咬死才最成一架白骨从

已这辈子不会有

群众出版社

幸福

毕淑敏文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哑幸福/毕淑敏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 1  
(毕淑敏文集)

ISBN 7 - 5014 - 2649 - X

I. 哑… II. 毕…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956 号

## 哑幸福

---

著 者: 毕淑敏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电 话: 67633344 转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12 千字  
印 张: 16.62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14 - 2649 - X/1 · 1100  
印 数: 5001 - 9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 / 张蓉



毕淑敏文集

哑幸福

封面设计 / 章雪

# 目 录

- |     |           |     |                  |
|-----|-----------|-----|------------------|
| 1   | 哑幸福       | 126 | 在陵园的台阶上吃糖        |
| 3   | 绿色皮诺曹     | 149 | 大会餐              |
| 8   | 白云剪裁的衣服   | 168 | 布雷迪的猴子           |
| 16  | 走,到阿里去    | 171 | 喜爱文学,比较地不易<br>犯罪 |
| 28  | 糖衣氧气压缩片   | 173 | 灰色软体             |
| 38  | 特殊摄影师     | 179 | 离太阳最近的树          |
| 47  | 黑白拂尘      | 182 | 兴趣就像食物,越丰富<br>越好 |
| 57  | 奶奶的灵丹妙药   | 187 | 开一间米色诊所          |
| 63  | “回”字形银饰   | 189 | 与生命对话            |
| 69  | 眼睛是一座彩虹桥  | 192 | 触抚绿色             |
| 77  | 八月里,穿着棉衣  | 195 | 迎接眼镜             |
| 86  | 胖听        | 201 | 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        |
| 92  | 拉练        | 204 | 锻造心情             |
| 102 | 有外号的打火机   | 206 | 失却四肢的泳者          |
| 113 | 在雪原与星空之间  |     |                  |
| 119 | 冰川上有毒蛇嘶嘶声 |     |                  |

- |     |                   |     |            |
|-----|-------------------|-----|------------|
| 209 | 你愿意找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看病吗 | 260 | 唇枪舌剑之我见    |
| 212 | 曼德拉的铅笔            | 262 |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
| 215 | 没收遥控器             | 267 | 苍凉的生命      |
| 219 | 家庭的天平             | 271 | 痛苦王子       |
| 221 | 旷野与城市             | 275 | 不回首        |
| 223 | 千年一刻              | 278 | 博士课堂的礼物    |
| 225 | 回头是土              | 281 | 笔侣         |
| 227 | 常琳小说序             | 284 | “老三届”的联想   |
| 230 | 在火焰中思索            | 286 | 白雪下的暴力     |
| 233 | 男妇产科医生            | 288 | 最廉价与最高贵的工具 |
| 240 | 轰先生的苹果树           | 292 | 萌芽在路上      |
| 245 | 电脑仆人              | 295 | 婴儿与世纪      |
| 250 | 凝视崇高              | 299 | 我爱我的性别(一)  |
| 253 | 清醒的女孩             | 301 | “想也没想”可不行  |
| 257 | 尴尬处方              | 304 | 蝴蝶盾        |
|     |                   | 308 | 风的青眯       |

- |     |           |     |          |
|-----|-----------|-----|----------|
| 313 | 暴雨筛       | 353 | 苍老的绿精灵   |
| 315 | 翡翠菩提      | 356 | 热情有劲台湾人  |
| 317 | 第一声鸽哨     | 357 | 汽车是奔逸的延伸 |
| 321 | 在大兴安岭深处   | 361 | 七条金鱼在呼吸  |
| 324 | 《原始股》创作谈  | 365 | 年三十之夜    |
| 326 | 迎灯        | 368 | 美容师的作品   |
| 329 | 莺鸟与铁星     | 370 | 魔术师的铁钉   |
| 332 | 一篮苹果      | 372 | 联袂想像     |
| 334 | 寻觅危险      | 374 | 蓝不过      |
| 336 | 学者的天真     | 376 | 快乐之奖     |
| 339 | 腥红        | 379 | 苦难之后     |
| 341 | 星王子探秘     | 381 | 九芒星的钥匙   |
| 343 | 夏天别忘穿棉袄   | 385 | 警察不死     |
| 347 | 从今天傍晚开始   | 387 | 仅次于人的动物  |
| 349 | 希冀中的女警    | 389 | 解甲归田的瞬间  |
| 351 | 就等着看你们的戏啦 | 392 | 桦树舍利     |



- |     |                   |     |                   |
|-----|-------------------|-----|-------------------|
| 396 | 假如我重新走过中学         | 467 | 生活:知其不可而为之        |
| 399 | 贵州醒来              | 470 | 我对生命悲观但不厌倦<br>生活  |
| 401 | 飞翔吧,生命            | 473 | 洞见黑暗,是为了感受<br>阳光  |
| 404 | 豆角鼓               | 479 | 微笑着面对生命           |
| 407 | 吊诡                | 483 | 因为柔软,所以更需要智慧      |
| 409 | 没有少作              | 487 | 白衣飘飘              |
| 411 | 写作是他人爱莫能助的<br>事情  | 491 | 我爱我的性别(二)         |
| 422 | 为什么不是花生或大米        | 504 | 我们遇到的问题多么积<br>重难返 |
| 425 | 得总统奖的女孩           | 508 | 答现场观众问            |
| 428 | 天山大侠周涛            | 516 | 随心所谈              |
| 431 | 勇气自尊都掌握在自己<br>的手中 | 520 | 珍爱生命的每一天          |
| 458 | 学会探索自己的心灵         | 523 | 婚嫁也需要学习           |
| 463 | 为了生命              |     |                   |

# 哑幸福

初逢一女子，憔悴如故纸。她无穷尽地向我抱怨着生活的不公，刚开始我还有点儿不以为然，很快就沉入她洪水般的哀伤之中了。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特别的倒霉，女人尤多。灾难好似一群鲨鱼，闻到某人伤口的血腥之后，就成群结队而来，肆意啄食他的血肉，直到将那人的灵魂曝成一架白骨。

从刚开始，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好运气的。她说。

我惊讶地发现，在一片暗淡的叙述中，惟有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显出生动甚至有一点得意的神色。

你如何得知的呢？我问。

我小时候，一个道士说过——这小姑娘面相不好，一辈子没好运的。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当我找对象的时候，一个很出色的小伙，爱上了我。我想，我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没有的。就匆匆忙忙地嫁

了一个酒鬼，他长得很丑，我以为，一个长相丑恶的人，应该多一些爱心，该对我好。但霉运从此开始。

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呢？

她固执地说，那个道士说过的……

我说，或许，不是厄运在追逐着你，是你在制造着它。当幸福向你伸出银指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手掌，藏在背后了。你不敢和幸福击掌。但是，厄运向你一眨眼，你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看来，不是道士预言了你，而是你的不自信，引发了灾难。

她看着自己的手，摩娑着它，迟疑地说，我曾经有过幸福的机会吗？

我无言。有些人残酷地拒绝了幸福，还忿忿地抱怨着，认为祥云从未卷过他的天空。

幸福很矜持。遭逢的时候，它不会夸张地和我们提前打招呼。离开的时候，也不会为自己说明和申辩。

幸福是个哑巴。

# 绿色皮诺曹

**我**从小就很想当兵,最主要的动机是喜欢绿色。小时候,每逢妈妈要给我买衣服,我就大叫,要绿的。妈妈生起气来,说,你也不看看自己,毛衣毛裤围巾手套都是绿色,再套上一件绿外衣,活像一只青蛙!我低头一瞧,说,哪怕就是像只绿豆蝇,我也还要绿衣服。

当兵多好啊!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一年到头穿绿衣服,再也没人说你一句闲话。可那时候要当女兵也挺难的,想当的人太多了,僧多粥少。听说男兵和女兵的比例是千分之二点五,也就是说,征一千名男兵,才要两个半女兵,简直像空气中的惰性气体。身体检查严格极了,差不多和当女飞行员同样标准。幸好我那时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两眼裸视力二点零还有富裕,心、肝、脾、肺、肾全像刚从工厂造出来一样合格,属于特等甲级身体,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淘汰,终于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入伍

通知书。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连连问妈妈，您说，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会有令人悲痛的变化吗？

妈妈说，不会吧。你就把通知书放在枕头底下，安心睡个好觉。

我说，没穿上绿衣服之前，我可放心不下。

妈妈说，要变，你穿上军服还会让你脱下，担心也没有用。解放军应该是说话算话的。

发衣服的时候，穿着五颜六色家常衣服的新兵，排成一队，依次从司务长面前走过。司务长像大商场的成衣售货员，眯起眼睛打量着走过的小伙子和姑娘，大声地说，帽子二号……衣服三号……蹲在一旁的上士，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手疾眼快取出相应号码的衣物，把衬衣铺在最下面，其余所有东西都堆在上面，一时间好似平地起了一座绿色的小山，然后麻利地把衬衣的两条袖子伸出来，把它们打个结，怀抱里就塞满了崭新的衣物。领了军衣的人，就快乐地抱着这个绿色的半截人，走进一间密闭的小屋。再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英姿勃勃的兵了。

好不容易轮到我的时候，司务长目测了一下自言自语说，这个兵啊，长得不合尺寸。穿一号的小，穿特号的又大……

我赶紧说，您甭为难。我要特号的。

司务长说，咦？女孩子都愿意穿得比较秀气，你这个兵倒奇怪。发给你特号的衣服，到时候裤腿踩到脚底下，窝窝囊囊，不留神摔个大马趴，可别怪我。

我忙说，不怪不怪，绝不找你。我妈说过，衣服是会缩水的，当然是大点好了。裤腿长了可以裁，要是短了，就得自己找布接，多不合算！

司务长说，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还挺会过日子的。好吧，依你，给特号。

我欢天喜地地去换衣服，一试之下，特号衣服果然名不虚传，上衣还凑合，裤子好像是给跳高运动员预备的，腿长无比。我把裤脚挽起来两折，自觉比较利索了，抱着旧衣服正准备从更衣小屋往外走，先换好军衣的一个女孩端详着我说，你像一个打鱼的。

我看了她一眼，屋里光线不好，看不清眉眼，只觉得军装好像是特地比量她身材做的，妥帖极了。我忿忿地说，你的意思是不像一个兵？

她轻轻笑笑，露出雪白的牙说，你还是像一个兵的，只不过是个体退兵。

她的口气很老练，虽然军装同我一样没钉领章，军龄倒好像已有一百年。我没好气地说，兵工厂的人太没有节约观念了，裤子做得这么大，使人穿上像皮诺曹。

她说，皮诺曹是谁？是咱们一块当女兵的吗？我叫小如，你叫什么？

我说，你就叫我小毕好了。咱们就甭理那个姓皮的家伙了，反正三言两语也说不清它的来历，还是讨论这条讨厌的裤子吧。我想把它剪掉一截，哪有剪刀？

小如说，剪了不好。一剪子下去倒是痛快，以后要是觉得短了，或是你再长个儿了，就没法补救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干一锤子买卖的事。

我不耐烦了，说，你倒是想得蛮周到，可大道理以后慢慢说，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我怎么走出这间房子？

小如笑起来，说，真是个急性子。一条裤子少说要穿一年，可你连这么几分钟时间都不愿等，活该你像那个姓皮的。

想起木偶皮诺曹的狼狈样，我只好安静下来，听小如的主意。

小如不说话，往外走。我说，你干吗去？

她说，我去找司务长借针线。

我忙拦住说，使不得。

小如说,为什么呢?

我苦着脸说,你不知道,我刚才跟司务长夸了口的,说衣服大了和他没关系。现在你去求他,不是太丢我的面子吗!

小如说,你就放心好了。

我竖起耳朵听外面小如和司务长的对话。小如说话的声调带一点乡下口音,但是很甜,好像那种高高地长在地里的玉米秸,清凉而柔韧。她说,司务长,借我一根细细的针,一条长长的线,好吗?

硬邦邦的司务长好像被糖醋过了,声音变得软绵绵,说,针啊有有,只不过又粗又大,你就凑合着使吧,留神别扎了手。只是你要针线干什么?

缝衣服啊。

缝什么衣服?司务长立刻警觉起来。

缝你发给我们的衣服啊。小如很机智地回答。

我发给你们的衣服都是新的,哪里用得着缝?莫不是有什么破损的地方,你拿来,我给你换。然后再找被服厂的人理论。司务长很负责地说。

小如笑笑,说,没那么严重。我只不过是想把衣服改一改。

司务长如临大敌,严肃起来,说,你是新兵,我是老兵,必要的规矩要告诉你。军装是不能任意改的,大家是个统一的整体。

小如不理这一套,说,衣服太肥了,你总不能让我们一甩袖子,就像舞台上唱戏的青衣啊。

司务长嘿嘿笑着说,袖子改得太瘦了,打靶的时候弯不过肘子来,小心吃鸭蛋。

小如说,鸭蛋多了就腌起来呗,腌得蛋黄流红油,就着馒头吃,香死个人!

司务长说不过小如,就把针线给了小如。小如进了屋,拿过我的裤子,开始飞针走线,一会儿就把裤腿改得熨熨帖帖。我穿上



后,举手投足,再不拖泥带水。

我说,小如,谢谢你。

小如说,不必谢,我们乡下的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会使针线,要不长大了,没人娶你做媳妇。

我说,啊呀呀,像你这样的一手好活计,岂不是说媒的要挤破门!像我这样的,只好像个坏橘子一般,剩在筐里没人要了。

小如说,小声点,这种玩笑少开的好。你知道吗?当兵的时候是不准谈恋爱的。

我连忙闭了嘴,要晓得为穿上这套绿衣服,我是多么费尽心机,哪能稀里糊涂地就叫人打发回家了。

等我们走出密闭的小屋时,司务长看了看我的裤子,叹了口气说,你是特号的身子一号的腿。

我听了怒火中烧,这意思不就是我身子长腿短吗?哪个女孩子爱听这种话!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可惜司务长正瞧着别的地方,对我的愤怒没反应。不管怎么说,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兵了。

# 白云剪裁的衣服

河莲个矮，像个敦实的土丘。司务长低估了她的胖，给了一套正二号的军装。河莲勉强把自己装了进去，觉得憋得慌，大叫起来，说上衣的第二颗扣子压迫了心脏，喘不过气来。司务长只好给她去换副号衣服。

军衣的型号挺奇怪，号数愈大的尺寸愈小。比如正五号衣服，中学生都能穿，但要是正一号，就得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才撑得起来。当然，这讲的是标准身材，要是你长得比较圆滚，就得穿副号军装。副号的意思，是长度同正号一样，宽窄要肥出许多。女孩子一般都很忌讳副号。你想啊，军装为了行军打仗的方便，本来就宽宽大大，再一“副”，就更没款没型了。但河莲是个敢想敢说的女孩，她才不会为了别人的眼睛，让自己的心肺受委屈。

正号军装是大路货，后勤部门保证供应。副号属于稀少品种，司务长颇费了一